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三十六回 絕世奇情打成嘉耦 回天神力仰仗良醫

按：陶玉甫從東興里坐轎往後馬路錢公館，投帖謁見。錢子剛請進書房，送茶登炕，寒暄兩句。玉甫重復拱手，奉懇代邀高亞白為李漱芳治病。子剛應了，卻道：「亞白個人有點脾氣，說勿定來勿來。恰好今夜頭亞白教我東合興喫酒，我去搭俚當面說仔，就差人送信過來，阿好？」陶玉甫再三感謝，鄭重而別。錢子剛待至晚間，接得催請條子，方坐包車往東合興里大腳姚家。姚文君房間鋪在樓上，即係向時張蕙貞所居。錢子剛進去，止有葛仲英和主人高亞白兩人，厮見讓坐。

錢子剛趁此時客尚未齊，將陶玉甫所託一節代為布達。高亞白果然不肯去。錢子剛因說起陶、李交好情形，委曲詳盡，葛仲英亦為之感嘆。適值姚文君在傍聽了，跳起來問道：「阿是說個東興里李漱芳？俚搭仔陽二少爺，真真要好得來。我碰著好幾轉，總歸一淘來一淘去。為啥要生病？故歇阿曾好嘍？」錢子剛道：「故歇為仔勿曾好，要請耐高老爺看。」姚文君轉向高亞白道：「故末耐定歸要去看好俚個。上海把勢裏，客人騙信人，信人騙客人，大家勸面孔。剛剛有兩個要好仔點，偏偏勿爭氣，生病哉。耐去看好俚，讓俚勸面孔個客人、信人，看看榜樣。」

葛仲英不禁好笑。錢子剛笑問高亞白如何，亞白裏已心許，故意搖頭。急得姚文君跑過去，揣住高亞白手腕，問道：「為啥勿肯去看，阿是該應死個？」亞白笑道：「勿春末勿看哉哩，為啥嘍？」文君瞋目大聲道：「勿成功，耐要說得出道理，就勿看末哉！」葛仲英帶笑排解道：「文君再要去上俚當。像李漱芳個人，俚曉得仔，蠻高興看來浪。」姚文君放手，還看定高亞白，咕嚕道：「耐阿敢勿去看？拉末也拉仔耐去！」亞白鼓掌狂笑道：「我個人倒撥耐管仔去哉！」文君道：「耐自家無撥道理嘅。」

錢子剛乃請高亞白約個時日。亞白說是明朝早晨。子剛令自己車夫傳話於李漱芳家。轉瞬間車夫返命，資呈陶玉甫兩張名片，請高、錢二位，上書「翌午杯茗候光」，下注「席設東興里李漱芳家」。高亞白道：「價末故歇倪先去請俚。」忙寫了請客票頭，令相幫送去。陶玉甫自然就來，可巧和先請的客華鐵眉、尹癡鴛同時並至。高亞白即喊「起手巾」，大家入席就座。

這高亞白做了主人。殷勤勸酬，無不盡量。席間，除陶玉甫涓滴不飲之外，惟華鐵眉爭鋒對壘，旗鼓相當。尹癡鴛自負猜拳，絲毫不讓。至如葛仲英、錢子剛，不過胡亂應酬而已。

當下出局一到，高亞白喚取雞缸杯，先要敬通關。首座陶玉甫告罪免戰，亞白說：「代代末哉。」玉甫勉強應命，所輸為李浣芳取去令大阿金代了。臨到尹癡鴛豁拳，癡鴛計論道：「耐一家門代酒個人多煞來浪，倪就是林翠芬一干子，忒喫虧嘅。」亞白道：「價末大家勿代。」癡鴛說好。亞白竟連輸三拳，連飲三杯。其餘三關，或代或否，各隨其人。

亞白將雞缸杯移過華鐵眉面前，鐵眉道：「耐通關勿好算啥，再要擺個莊末好。」亞白說：「晚歇擺。」鐵眉遂自擺二十杯的莊。尹癡鴛祇要播弄高亞白一個，見孫素蘭為華鐵眉代酒，並無一言。

不多時，二十杯打完。華鐵眉問：「啥人擺莊？」大家嘿嘿相視，不去接受。高亞白推尹癡鴛，癡鴛道：「耐先擺，我來打。」亞白照樣也是二十杯。癡鴛攘臂特起，銳不可當。亞白豁一拳，輸一拳。姚文君要代酒，癡鴛不肯。五拳以後，亞白益自戒嚴，乘虛搗除，方纔贏了三拳。癡鴛自飲兩杯，一杯係林翠芬代的。亞白祇是冷笑，癡鴛佯為不知，姚文君氣的別轉頭去。

癡鴛飲畢，笑道：「換人打罷。」癡鴛並座是錢子剛，祇顧和黃翠鳳唧唧說話，正在商量秘密事務，沒有工夫打莊，讓葛仲英出手。仲英覺得這雞缸杯大似常式，每輸了拳，必欲給吳雪香分飲半杯。尹癡鴛也不理會。但等高亞白輸時，癡鴛忙代篩一杯酒送與亞白，道：「耐是好酒量，自家去喫。」亞白接來要飲，姚文君突然搶出，一手按住道：「慢點。俚咾代，為啥倪勿代？拿得來！」亞白道：「我自家喫。我故歇要喫酒來裏。」文君道：「耐要喫酒末，晚歇散仔點，耐一干子去喫一盃末哉。故歇定歸要代個。」說著，一手把亞白袖子一拉。亞白不及放手，「乒乓」一聲，將一祇仿白定窯的雞缸杯砸得粉碎，潑了亞白一身的酒。席間齊喫一嚇，連錢子剛、黃翠鳳的說話都嚇住了。侍席娘姨抬去碰片，絞把手巾替高亞白指拭紗衫。尹癡鴛嚇的連聲勸道：「代仔罷，代仔罷。晚歇兩家頭再要打起來，我是嚇勿起個。」說著，忙又代篩一杯酒，徑送與姚文君。文君一口呷乾，癡鴛喝一聲採。

錢子剛不解癡鴛之言，詫異動問。癡鴛道：「耐啥勿曾曉得，俚個相好，是打成功個呀？先起頭倒不過實概，打一轉末好一轉，故歇是打勿開個哉。」子剛道：「為啥要打哩。」癡鴛道：「怎曉得俚俚？一句閑話勿對末就打。打個辰光，大家勿讓，打過仔呷要好哉。該號小乾件阿要討氣？」姚文君鼻子裏「嗤」的一笑，斜視癡鴛道：「倪末是小乾件，耐大仔幾花？」癡鴛順口答道：「我大末勿大，也可以得個哉。耐阿要試試看？」文君說聲「噢唷」，道：「養耐大仔點，連討便宜也會哉。啥人教耐個乖嘍？」

說笑之間，高亞白的莊被錢子剛打敗，姚文君更代兩杯。錢子剛一氣連贏，勢如破竹，但打剩三杯，訪華鐵眉後殿。

這莊既完，出局哄散。尹癡鴛要減半，僅擺十杯。葛仲英、錢子剛又合伙也擺十杯。高亞白見陶玉甫在席，可止則止，不甚暢飲，為此撤酒用飯。陶玉甫臨去，重申翌午之約。高亞白親口應承，送至樓梯邊而別。

陶玉甫仍歸東興里李漱芳家，停轎於客堂中，悄步進房。祇見房內暗昏昏地止點著梳妝臺上一盞長頸燈臺，大床前舊紗帳子重重下垂。李秀姐和阿招在房相伴。玉甫低聲問秀姐如何。秀姐不答，但用手望後指指。

玉甫隨取洋燭手照，向燈點了，揭帳看視，覺得李漱芳氣喘絲絲，似睡非睡，不像從前病時光景。玉甫舉起手照，照照面色。漱芳睜開眼來，看定玉甫，一言不發。玉甫按額角，摸手心稍微有些發燒，問道：「阿好點？」漱芳半晌纔答「勿好」二字。玉甫道：「耐自家覺著陸裏勿舒齊？」漱芳又半晌答道：「耐勸極哩，我無啥。」

玉甫退出帳外，吹滅洋燭，問秀姐：「夜飯阿曾喫？」秀姐道：「我說仔半日，教俚喫點稀飯。剛剛呷仔一口湯，稀飯是一粒也勿曾喫下去。」玉甫見說，和秀姐對立相視，嘿然良久。忽聽得床上漱芳叫聲無悔，道：「耐去喫煙末哉。」秀姐應道：「曉得哉，耐困罷。」

適值李浣芳轉局回家，忙著要看阿姐。見李秀姐、陶玉甫皆在，誤猜阿姐病重，大驚失色。玉甫搖手示意，輕輕說道：「阿姐困著來浪。」浣芳始放下心，自去對過房間，換出局衣裳。漱芳又在床上叫聲無悔，道：「耐去哩。」秀姐應道：「噢，我去哉。」卻回頭問玉甫：「阿到後底去坐歇？」

玉甫想在房亦無甚事，遂囑阿招當心，跟秀姐從後房門窺過後面秀姐房中。坐定，秀姐道：「二少爺，我要問耐，先起頭俚生仔病，自家發極，說說閑話末就哭。故歇我去看俚，一句勿曾說啥，問問俚，閉攏仔一隻嘴，好像要哭，眼淚倒也無撥。故末為啥？」玉甫點頭道：「我也來裏說，比先起頭兩樣仔點哉。明朝問聲先生看。」秀姐又道：「二少爺，我想著一樁事體，還是俚小個辰光，城隍廟裏去燒香，撥叫化子圈住仔，嚇仔一嚇。難去搭俚打三日醮，求求城隍老爺，阿好？」玉甫道：「故也無啥。」

說話時，李浣芳也跑來尋玉甫。玉甫問：「房裏阿有人？」浣芳說：「阿招來浪。」秀姐向浣芳道：「價末耐也去陪陪哩。」玉甫見浣芳躊躇，便起身辭了秀姐，挈著浣芳同至前邊李漱芳房間，掂手掂腳，向大床前皮椅上偎抱而坐。阿招得間，暫溜出外，一時寂靜無聲。

浣芳在玉甫懷裏，定睛默臉，口咬指頭，不知轉的甚麼念頭。玉甫不去提破，怔怔看他。祇覺浣芳眼圈兒漸漸作紅色，眶中瑩瑩的如水晶一般。玉甫急拍肩膀，笑而問道：「耐想著仔啥個冤枉嘍？」浣芳亦自失笑。

阿招在外聽不清楚，祇道玉甫叫喚，應聲而至。玉甫回他：「無啥。」阿招轉身欲行。誰知漱芳並未睡著，叫聲「阿招」，道：「耐舒齊仔困罷。」阿招答應，轉問玉甫：「阿要喫稀飯？」玉甫說：「勸。」

阿招因去沖茶。漱芳叫聲「浣芳」，道：「耐也去困哉呀。」浣芳那裏肯去？玉甫以權詞遣之，道：「昨日夜頭，撥耐噪仔一

夜，阿姐就生個病。耐再要困來裏，無悔要說哉。」適值阿招送進茶壺，並喊浣芳，也道：「無悔教耐去困。」浣芳役法，方跟阿招出房。

玉甫本待不睡，但恐漱芳不安，祇得掩上房門，躺在外床，裝做睡著的模樣。惟一聞漱芳輾轉反側，便周旋伺應，無不臻至。漱芳於天明時候，鼻息微鼾，玉甫始得睡著一聽，卻為房外外場往來走動，即復驚醒。漱芳勸玉甫：「多困歇。」玉甫祇推說：「困醒哉。」

玉甫看漱芳似乎略有起色，不比昨日一切厭煩，趁清晨沒人在房，親切問道：「耐到底再有啥勿稱心阿好說說看？」漱芳冷笑道：「我末陸裏會稱心？耐也勸問哉碗。」玉甫道：「要是無啥別樣末，等耐病好仔點，城裏去租好房子，耐同無悔搬得去，堂子裏托仔帳房先生，耐兄弟一淘管管，耐說阿好？」漱芳聽了，大拂其意，「咳」的一聲，懊惱益甚。玉甫著慌陪笑，自認說差。漱芳倒又嗔道：「啥人說耐差嘎？」玉甫無可搭訕，轉身去開房門，喊娘姨大阿金。不想浣芳起的絕早，從後跑出，叫聲「姐夫」，問知阿姐好點，亦自歡喜。迫阿招起來，與大阿金收拾粗畢，玉甫遂發兩張名片，令外場催請高、錢二位。

俟至日色近午，錢子剛領高亞白踵門赴召。玉甫迎入對過李浣芳房間，廝見禮畢，安坐奉茶。高亞白先開言道：「兄弟初到上海，並勿是行醫。因子剛兄傳說尊命，辱承不棄，不敢因辭。阿好先去診一診脈，難末再開談，如何？」陶玉甫唯唯遵依。阿招忙去預備停當，關照玉甫。

玉甫囑李浣芳陪錢子剛少坐，自陪高亞白同過這邊李漱芳房間。漱芳微微叫聲高老爺，伸出手來，下面墊一個外國式小枕頭。亞白斜簽坐於床沿，用心調氣，細細的診。左右手皆診畢，叫把窗簾揭起，看過舌苔，仍陪往對過房間。李浣芳親取筆硯、詩箋，排列桌上。阿招磨起墨來。錢子剛讓開一邊。

陶玉甫請高亞白坐下，訴說道：「漱芳個病，還是舊年九月裏起個頭。受仔點風寒，發幾個寒熱，倒也勦緊。到今年開春勿局哉，一徑邱邱好好，賽過常來浪生病。病也勿像是寒熱。先是胃口薄極，飲食漸漸減下來，有日把一點勿喫，身浪皮肉也瘦到個無陶成。來浪夏天五六月裏，好像稍微好點，價末皮膚裏原有點發熱，就不過勿曾困倒。俚自家為仔好點末，忒啥個寫意哉，前日天，坐馬車到明園去仔一逮，昨日就困倒，精神氣力一點無撥。有時心裏煩躁，嘴裏就要氣喘；有時昏昏沉沉，問俚一聲勿響。一日天就喫半碗光景稀飯，喫下去也纔變仔痰。夜頭困勿著，困著仔末出冷汗。俚自家覺著勿局，再要哭。勿曉得阿有啥方法？」

高亞白乃道：「此乃癆瘵之症。舊年九月裏起病辰光就用仔『補中益氣湯』，一點無啥要緊。算是發寒熱末，也誤事點。故歇個病，也勿是為仔坐馬車，本底子要復發哉。其原由於先天不足，氣血兩虧，脾胃生來嬌弱之故。但是脾胃弱點，還勿至於成功癆瘵。大約其為人必然絕頂聰明，加之以用心過度，所以優思煩惱，日積月累，脾胃於是大傷。脾胃傷則形容羸瘦，四肢無力，咳嗽痰飲，吞酸暖氣，飲食少進，寒熱往來，此之謂癆瘵。難是豈止脾胃，心腎所傷實多。厭煩盜汗，略見一斑。停兩日，再有腰膝冷痛，心常訟悸，亂夢顛倒，幾花毛病纔要到哉！」玉甫又口道：「啥勿是嘎，故歇就有實概個毛病。困來浪時，常要大驚大喊；醒轉來說是做夢。至於腰膝，痛仔長遠哉。」

亞白提筆蘸墨，想了一想道：「胃口既然淺薄，常恐喫藥也難哩。」玉甫攢眉道：「是呀。俚再有諱病忌醫個脾氣最勿好。請先生開好方子，喫仔三四貼，好點末停哉。有個丸藥方子，索性勿曾喫。」

當下高亞白免起鵲落的開了個方子。前敘脈案，後列藥味。或拌或炒，一一注明。然後授與陶玉甫。錢子剛也過來倚桌同觀。李浣芳祇道有甚頑意兒，扳開玉甫臂膊要看，見是滿紙草字，方罷了。

玉甫約略過目，拱手道謝，重問道：「還要請教：俚病仔末喜歡哭，喜歡說閑話。故歇勿哭、勿說哉，阿是病勢中變？」亞白道：「非也。從前是焦躁，故歇是昏倦，纔是心經毛病。悄然能得無思無慮，調攝得宜，比仔喫藥再要靈。」子剛亦問道：「該個病阿會好嘎？」亞白道：「無撥啥勿會好個病。不過病仔長遠，好末也慢性點。眼前個把月，總歸勦緊。大約過仔秋分，故末有點把握，可以望全愈哉。」

陶玉甫聞言，征了一會，便請高亞白、錢子剛寬坐，親把方子送到李秀姐房間。秀姐初醒，坐於床中。玉甫念出脈案藥味，並述適問問答之詞。秀姐也怔了，道：「二少爺，難末那價哩？」玉甫說不出話，站在當地發默。直至外面擺好臺面，祇等起手巾，大阿金一片聲「請二少爺」，玉甫纔丟下方子而出。

第三十六回終。